

明

史

朔史卷二百二十

列傳七十一

左

許仕達

練

綱

曹

劉

單

宇

姚顯

華

賈斌

聊

讓

韓昌

胡仲倫

表敏郭佑

張

昭

賀錫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南京御史以憂去服闋改北巡按山西乘輿北狩所部多被寇遇悉心畫戰守甚備時兵荒游臻民多流移鼎請蠲太原諸府稅糧停大同轉餉夫以蒸其困也先遣使請和抗疏力言不可引宋景德靖康事為鑒尋以山東

河南饑遣使巡視勞來振恤民賴以安律文官吏勸
勤平人致死者抵罪時以給事中于泰言悉得寬貸
鼎言小民無知觸禁請貸可也若官吏以法律從事
而私擅威福深文巧詆屠戮無辜揆其情雖故殺何
異焉先朝屢降德音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不
逮哉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意爲輕重也自是
故勸至死者皆論如律景泰四年疏陳時事言瓦剌
變作所在將士無一足用由軍政不立也天下之人
咸謂自是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
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顧揣揣焉惟敵是怵民

財歲耗國帑而虛以天下之失土甲兵之衆而曾
亦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宜申嚴紀律明信
謀賞火破因循姑息之習然後國恥可振昔太祖定
著律全至太宋暫許有罪者贖蓋權一時之宜也乃
滋吏拘牽沿焉成例如官吏受枉法財滿貫者絞軍
官縱軍敗役者充軍贖縱者死乃定律也今悉得減
贖文常雖不論死猶令充軍武官既不充軍復許還
職軌敝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
增設如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
亦於除刑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侍郎亦

倍常額御史遂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攬
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叅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
而爲七夫自布按以下皆爲民而設也今乃特置一
官以撫之則其餘復何爲哉此外官之冗也且天下
布按二司各十餘人官非不備乃歲遣御史巡視復
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即曩之方面御
史也豈有一人之身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
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凡此皆亟
當釐正裁省者也至於御史遷轉不可太驟宜以六
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詳練典故然後可以治人巡

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試其餘百執事
之臣皆當慎擇而久任之責其成效庶幾人才輩出
國事有賴索頤納之未幾復上言國家承平數十年
公私之積未見充盈一遇軍興倍烏蹙迫於是抑配
橫征鬻官市爵舉衰世苟且之政一切行之此則司
和計者之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遊惰斥異端使
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
紓餼弛如奇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
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
施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苟忽不加務任措克聚

歛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徵發無已
財已竭而賦歛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
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帝不許昂言
亦不盡行踰月以災異偕全官陳救弊恤民七事請
求實才以任民牧傳銀課以杜後患釋民壯以信詔
令減工匠以省虛費禁遊惰以敦本業專委任以謹
邊防而末言今之大臣不乏姦回宜黜罷其尤用清
政本帝善其言因下詔甄別大臣大臣聯章辭職並
得旨慰留給事中林聰言御史本欲去小人今悉被
溫綸反使小人得志請明諭昂等言實劾奏於是復

詔問所當黜者。鵬乃與聰等共言。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錫賜罷。文淵竟申是去。鵬居官清勤。卓有聲譽。時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鵬尤善。馬章奏京師語曰。左鵬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七年出爲廣東右叅政。未上。會英宗復位。定襄伯郭登言鵬與廖莊章。綸林。聰倪敬皆以直言忤時宜。加旌擢。乃召爲左僉都御史。踰年卒。

許仕達。歙人。正統十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曰。近者自冬徂春。災沴數見。此天心仁愛欲陞

下盡絕晏安醜毒之私嘗膽卧薪以雪非常之恥
誠宜翻然改圖痛自修省日與儒臣講求政理凡疏
令張弛人才進退惟公論是稽至耳目之娛荒晏之
事悉爲屏絕勿使惑志居處服食重自損抑申飭廷
臣修省忘私循公戮力宗社庶可上副天心潛弭災
咎不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令欲以惠民適增其
擾欲以肆赦適長其奸非所以修德而弭災也帝深
納之未幾復上官去歲上皇播越宗社危於綴旒陛
下嗣登大寶不越期年而敵已效順足見天意之在
陛下矣天意如此欲有鳥以承順之舍聖學何以哉

今經筵雖開然月不過三日寒暑復停止此正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昔正統間上下蒙蔽首官織口釀成大患陛下明知之矣今又襲故事蹈前轍恐非所以承天意也請於經筵之餘日延儒臣講論經史聖學既明則庶務得失群臣知正莫不了然於心不爲宵小所蔽而天下無不治矣若瓦剌和議尚難深信今使輶往來接跡道路金幣燕賚爲費不貲安知其不以此坐耗中國竭力待時而後發難從之請如去年妄動大衆也哉今廟堂擇將治兵各有減筭無俟臣言臣所獻者惟在君臣毋怠而已帝

優詔褒答旋巡按福建鎮守中官廖秀肆貪暴杖傷
侯官知縣單宇仕達言狀命械秀下獄而監臣戴細
保代之鎮守秀亦疏訐仕達下鎮守侍郎薛希璉等
廉問會仕達又劾希璉貪縱乃命給事中曹凱御史
王豪徃勘之還奏兩人互有虛實而且陳耆老數千
人乞留仕達狀都察院以勘未得情更遣御史邢宥
覆核始悉希璉誣奏狀希璉輸罪然恚甚遂與細保
比奏請會細保考察所部文武將吏爲吏科所劾止
不行於是銜仕達不已言所屬軍民不用命皆由仕
達縱之請令代還帝報可耆老聞仕達當去復爭詣

闕下乞留給事中林聰閩人也亦爲之言乃命留任
且勅希達協心治事勿構卻仕達益厲風紀按察使
陳璞不職論罷之執漳州知府馬嗣宗送京師大理
寺奏仕達不當擅執帝以所執者賊吏置不問期滿
當代耆老又詣闕請留不許未幾即以爲福建左叅
政天順中歷山東貴州左右布政使卒仕達初爲御
史名甚震及居方面頗以縱肆聞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祖則成洪武御史綱舉鄉試入
國子監歷事都察院御史監國上中興八策請謹天
機急先務正軍令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察

群吏也先將入犯復極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不可縱
群臣有持此議者宜立誅無赦又言安危所倚惟于
謙石亨二人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固守九門擇親
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大舉勤王急撤陝西守將
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綱有才辨急功名時都御史
陳鎰尚書俞士悅皆綱同里綱欲求薦而難於言乃
往謂鎰曰適見俞公將以臺端處我往謁士悅謂鎰
亦將薦之比二人相質無有也念綱數陳時政有聲
且畏其口遂薦之得授御史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
明年巡視兩淮鹽政駙馬都尉趙瑄倚勢侵利劾奏

建三年冬借全宿應詔陳八事其有禮大臣謂高聖
帝定律首列議貴之條今大臣有罪下吏輒加箠楚
及乎事白旋令復位彼何事而先受摧辱乎竊謂大
臣輕罪宜止令推問事由取上進止不得輒擅施刑
帝並下所司議行之亡何復借全官上言臣等適奏
保舉事例下禮部集議乃吏部不俟議定輒擢僉事
李顯爲叅政楊珏爲按察使此蓋恐衆議既定莫遂
其奸故如是亟也且其推遷不公更不止此如向所
舉按察使何自學張清副使張哲皆不協輿論主事
楊愈本平考例不當陞乃以爲河南知府副使陳質

九載滿例當進二級乃止遷一級食事曹蒙簡未暇
考以討賊功例當進一級乃驟遷三級任情高下
奸弊顯然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明
正其罪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今亦爲文
曜等所罔均宜按問帝雖不罪終以綱箝爲直明并
命出贊廷綏軍務綱自陳名輕責重乞授簽都御史
帝曰遷官可自求耶遂寢其命先是京師戒嚴召募
四方民壯分營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廷議
編之尺籍綱偕諸御史言召募之初皆激以忠義許
事定罷遣今展轉輸操已孤所望乞其逃止實迫寒

綏豈可遷著軍籍近秦勅諭盜犯重罪猶減死論何
獨於此輩律止當杖者畧不輕宥哉且邊方多故倘
更召募誰復應之詔即除前令五年巡按福建按察
使楊珏故馬綱所論有隙及是珏又不避道兩人憾
益甚迨相讒訐俱徵下吏法司言兩人素習誣當贖
徒還職會大臣有惡綱者中之乃謫珏黃州知府綱
邠州判官父喪歸不復出久之卒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為入磊落多壯節英宗北征諫甚力且曰今日之勢
大異遼淵彼文武忠勇士馬勁悍今中貴竊權人心

玩暢此聲不惟以陛下爲孤注卽懷愍歲數亦何礙
愼帝不從乘輿果陷凱痛哭竟日聲徹禁庭與王竑
共擊馬順至死景泰中遷左給事中林聰之劾何文
淵周旋也詔宥之凱上殿力争二人遂下吏時令輸
芑得補官凱上疏曰近例輸芑四千石以上授指揮
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
血養無功之子孫而彼之獲羨取息長無窮也有功
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而獲此彼以輸芑而亦獲此
是朝廷以我之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鮮體乞自今
惟全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上原籍帶俸帝以

爲熊翰而授者如故表授者悉如凱議用薦擢浙江
夜參政時諸衛武職役軍辦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
人以凱言得禁止鎮守都督李信擅募民爲軍糜餉
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咸獲罪
在浙數年聲甚著初凱爲給事嘗劾武清侯石亨迨
亨得志修前愆遂謫凱銜經歷卒
劉煒字有融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刑科給
事中坐劾都御史周銓與同官盧祥等盡逮下詔撤
事白留任戶科進都給事中煒伉直有節際時同官
林聰疏事有條煒言論簡要人每並稱之四年戶部

以邊儲不足奏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斗石給
之誥勅煒等上言此令若行則名器不重何以勵臣
節且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
者非止贓罪而已也今若賜之誥勅不知何以爲辭
若但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誥勅止直米上十石何以
示天下後世良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
立爲己之山東歲歎戶却以尚書沈翼久在彼土習
知民瘼請勅設策賑恤及翼往初無方畧煒因勅翼
且言其地已有尚書薛希璉少卿張固鎮撫又有侍
郎鄒幹都御史王竑賑濟而復益之以翼所謂十羊

而元牧也。遂遷翼南涼戶。拜嵩命希建等安輯烏僕
從之。平江侯陳豫鎮臨濟。事多違制。煒勅之。豫被責。
釀幽界都督黃玘以易儲議得帝眷。奏求霸州武清
縣地。煒等抗章言玘本蠻獠。遽蒙重任。乃敢怙寵。妄
干據其所乞之地。不下六七十里。此豈盡無主者。請
明正其罪。爲恣肆不恭者戒。帝宥玘。遣戶部主事謝
景往勸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玘。帝卒宥焉。天順
初。出爲雲南叅政。改廣東分守惠潮二府。時潮有巨
寇煒。招之不服。乃會兵進勦。誅其魁脅。從解散。改壯
陶韶會大軍往兩廣。地當要衝。煒經營勞瘁。卒於營。

民皆巷哭及抵還鷓素哭送者載道采黃岡又由健
士官部曹歷知重慶九江贛州三府以清慎稱累官
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單宇字時泰臨川人正統四年進士除岷縣知縣馭
吏嚴有吏欲誣奏宇不果宇以聞坐不并上吏奏械
下獄既而事白調知諸暨遭喪服除待銓京師適英
宗北狩宇憤中官監軍諸將不得專進止致喪師疏
請盡罷之以重將權景帝不納先是王振佞佛請帝
歲一度僧其所修大興隆寺日役萬人糜國帑數十
萬既成閹麗冠京都數百寺英宗爲賜號爲第一叢

抹命僧大作佛事躬自臨幸以故京師釋教熾盛至
是宇上書景帝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率致禍亂近
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構寺宇
過滿京邑所費金銀木石不可勝紀有用之財何乃
棄之無用之地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
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
為廷議所格復知侯官久之卒宇好學有文名三為
知縣咸以慈惠聞全時咸陽姚顯以鄉舉入國學景
帝初立上言曩者修治太興隆寺窮極壯麗都人誦
勸竭民膏罄民髓不得遮風不得蔽雨又奉崇國寺

揚禪師爲上師儀從同於王者坐食膏粱身被組纁
執萬乘若弟子茂公侯如行童自時厥後天灾屢見
巨寇犯邊今上皇被留賊庭此輩談笑自若乞令前
赴瓦剌化諭也先誠能奉駕南還庶見護國之力不
然佛不足信章章明矣可復尊崇其教蹈前日之故
轍哉疏亦不行顯後烏齊東知縣移武城公廉剛正
動必循古不事鞭朴而民自化用巡撫翁世資薦擢
太僕丞當景泰時廷臣諫事佛者甚衆帝卒不能從
而是時中官興安最用事其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
大隆福寺嚴壯興興隆並四年三月寺成帝尅期將

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楊浩切諫乃止浩濟寧人由鄉
舉入國學除官未行遂抗疏聲譽藉甚後累官右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

華敏者南京錦衣衛軍餘也意氣慷慨讀書通大義
嘗憤王振亂國與儕輩言及輒裂眦怒詈景泰三年
九月乃上書曰竊見近年以來內官有珠唐受喜寧
王振專權害政致國事傾危覆車當前何容不戒望
陛下慎防其微深絕其漸親賢遠佞總攬權綱烏子
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姦生帷幄曹節侯覽之
害獲見於今日臣嘗恨今之文武臣僚懷祿希寵緘

默不言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塵軍害民十
事爲陛下痛切言之竊見內官家積金銀人富珠玉
糸室燕籬從何而致非內盜府藏則外朘民膏害一
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
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籍之子乃肥馬輕裘縱橫豪
悍任意作姦甚至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
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
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征徭彼阡陌聯亘
而民立錐無所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
入越序先得勒合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豪奪商利

害六也奏求塌榜選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強不償行
賈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名爲伴當俾辦
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煩重并力不足害
八也家人貿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
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怨酷害
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先是元年正月臨洮府同知
由賜建言監軍內臣不宜擅兵事帝以祖制格之及
閏正月工部辦事吏徐鎮亦建言二事言近日在京
大臣潛遣妻子還鄉絡繹不絕蓋爲戎寇卒臨孤踪
易遁致使黎庶驚心奸宄藉口計既出於貪生心寧

甘乎守死乞勅所司稽覈悉行降黜文職危駕陣亡者祿用其子孫如此則背義者無所逃罪臨難者不爲徒死矣刑餘之人不侍君側高皇帝懲漢唐之弊弗令預政典兵但使之守閭傳命通者王振專政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輦以爲腹心出監遣軍致國事潰壞陛下臨御伊始乞監前失有內叅朝政外寄軍務者悉賜停罷則宦官無召繫之端國祚有靈長之兆事下所司亦報罷其年八月山西都司令史商河賈斌又疏言宦官其畧曰臣聞古者設詔求諫止輦受言芻蕘雖

微有司詢採昔漢桓帝歸權宦寺唐文宗受制家奴
宋之徽欽閣寺專國此皆前王覆轍後所當鑒者也
我國家列聖相承寰宇寧謐幾百年矣比者狡寇犯
邊未聞有一人奮勇督衆以迎擊之也上皇被留賊
庭未聞有一人捐身致命以翼蔽之也昔豫讓能報
智伯之讐王孫賈能雪湣王之恥顏杲卿抗罵祿山
李若水直詆金帥是皆各爲其主何昨之群臣竟無
一介舍生徇義者乎恭惟陛下肇登寶位表正天倫
宜闕唐太宗之三鑒翫司馬光之五規舉直錯枉親
賢賞功進諫者溫言接之阿諛者厲色斥之端其本

而澄其源慎其始而慮其末則天下必臻於太平矣
臣雖側陋亦嘗讀書於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
之士採而錄之名忠義集而恃寵靈政之宦官可爲
鑒戒者附焉釐成四卷敬進闕廷伏望萬機之暇少
垂省覽或有可取乞命工刊布俾文武臣僚有所觀
感以興起其忠義之志而奄侍不得縱其姦宄之私
臣之願也事下禮部以其言當理乞垂鑒納不必刊
行帝報聞至十月山東右布政使裴綸上言山東內
地與邊塞殊今既有巡撫洪英復令內官唐廣來鎮
有司供億甚爲民累請下廷議凡非邊境悉召還京

帝不悅曰往因寇賊竊發故令內官鎮守莫知緩急
今綸擅欲召還其意安在令陳狀於是六科給事中
合詞言內外鎮巡官俱受朝廷委托第從人生事擾
民容有如綸所陳者帝意稍解乃詔巡按御史及按
察司官廉訪有犯者執之以聞既而綸服罪乃已綸
監利人起家進士後坐贓爲民

聊讓瀾州人父爲肅府儀衛司卒讓雖軍家子好學
有志尚明習時務景帝嗣位愍王振蒙蔽之禍大開
言路四方吏民皆得上書言事讓聞之喜乃於景泰
元年六月詣闕陳數事其畧曰迺歲土木類興異端

盛起者僧絡繹於道途汚吏縱橫於郡邑相臣不誼
其非御史不劾其罪遂致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
犯邊上皇播越陛下當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
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
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爲
今之計宜擇武臣有威名者使治軍旅文臣有德望
者使典樞機又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
先聞之亦必畏服而上皇車駕可指日復矣臣聞大
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
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

得預政過小久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
臣聞天下以一人爲主人君以一心爲主天下治亂
之分在君心之正不正而已願陛下於燕居無事親
聞不及之時涵養克治一日之間多接賢士大夫少
親宦官宮妾則自能華奢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
臣聞堯立謗木惟恐人之不言所以爲聖秦除謚法
惟恐人之議已所以致亡望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
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豈復有顧忌而
不言者哉昔蘓子有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
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

則臣亦賢否亦可識矣。書奏帝嘉納之。後四年讓登
進士除官。知縣卒。同時有韓昌者。浙江山陰人。讀書
好譚當世之務。讓上書之。月昌亦上書勸帝事事以
天命爲心。祖宗爲法。且言漢唐以來人主勢孤位虛
由不能總權綱。明政體。廟堂之職不重。臺諫之氣不
伸。士大夫之論不明。故也。願陛下於威福重權躬親
操攬。以天下之事責大臣。以天下之平委風憲。以天
下之論付士大夫。則權不下移。而治道昌矣。帝亦褒
荅焉。昌父陽時爲湖廣提學僉事。有政聲。後歷官廣
東。左布政使。時中外上書者甚衆。其著名者麻陽教

諭張泰陳三事勸帝孝兩宮悌上皇奮威武昌平諸
生馬孝祖候選知縣黎近國子生徐鑑皆切言時事
而留守左衛小旗徐靖憤富豪納粟皆授錦衣官奏
乞調衛從之於是納粟無留宿衛者

胡仲倫雲南鹽課提舉司吏日坐事入都會上皇蒙
塵也先欲妻以妹上皇因遣廣寧伯劉安入言於景
帝仲倫聞之上疏曰臣近聞廣寧伯安承上皇密旨
還京不知何事亦不知朝廷若何處置臣愚謂今日
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而爲婚不可屈者一
也執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爲姻驕尊自大三

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犯
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
也此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曩者上皇在位王
振專權忠諫者死鯁直者戍君子廉以見斥小人貪
以驟遷凡有章奏多決中旨遂使黑白混淆邪正倒
置天變上驚人心下怨聞浙之寇方殷瓦刺之彙大
作辱我君父殺我赤子痛切骨髓深可悲傷自古有
焉之君必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陛下
宜養氣正心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以忠恕存心以平
易爲政則上情易通下志易達雖賣國之奸無所投

陳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而尊天下自此而
安矣帝嘉納焉同時有袁敏者嘗爲金齒衛知事英
宗北征敏與全鞏應募從至大同及駕還駐萬全左
衛敏見敵騎已逼請留精兵三四萬人扼其衝而車
駕疾驅入關王振不納六師遂覆敏跳身還上書景
帝曰痛惟上皇曩居九重之內所服者袞繡所食者
珍羞所居者瓊宮瑤室今駕陷沙漠服果復有袞繡
乎食果復有珍美乎居果復有宮室乎臣聞之主辱
臣死今上皇辱至此爲臣子者果何以爲心臣朝夕
思念不惜碎首刳心乞遣官一人或就令臣責書及

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臣雖萬死心實甘
之命禮部議竟報寢至景泰二年有監生郭佑者亦
上書言兵事其畧曰前歲逆賊犯順上皇蒙塵此千
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讐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
千務爲驕蹇以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
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
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以固國本親賢良以
厚國脉廣儲蓄以聖國命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分定
名裁之以義如其桀驚侵軼則提兵問罪擊之以威
使大漠之南不敢有尺馬闌入然後可保百年無虞

不然臣恐西北力罷東南財竭不能有一日之安枕
矣又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意令
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夫名以表
實服以彰德彼農工商販之徒不校賢愚惟財是搜
使之驕親戚誇鄉里而長其非分之邪心又有贓污
之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恥納草納粟蓋冠帶而
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何以
重名爵况天下一統藏富在民未至於大不得已而
舉措如此是以空乏示敵故其侵剋之心也願自今
停罷以全國體章下廷議亦格不行

張昭天順初爲忠義前衛吏時英宗復辟甫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通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臣聞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昔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近陛下遣將士齎金帛往使西洋土魯番諸國甚非美事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歎小民絕食逃竄四方携妻抱子衣不蔽體被薦暴席匍匐道途欲鬻子女顧無售者家室不能相完呼號離折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誠可爲痛哭者也望陛下大沛仁恩用和蕃之費益以府庫之財遣使

賑卹禁遏糴勸捐輸庶饑民可救陛下亦比德前王
矣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今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
俟命帝命姑已之至三年秋建安老人賀煬亦上書
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遠滿九載年幾
七十非惟無覲顯擢抑且旦暮勒罷以故競爲苟且
多肆貪污竊謂自今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屈在下
僚及山林抱德之士亦當一體推舉曩景泰朝錄先
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祠然有官
無祿於制爲缺宜著令班給昭陛下崇儒之意黃幹
劉燾蔡忱真德秀配祠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

之請然來久祝辭宜勅翰林院增補預修義倉之設
本以賑救貧民乃豪猾往往冒名代借積負不償以
俸思宥致廩庾空虛乞令出粟義民各疏里內饑民
同有司開倉散放西成之日仍令督還庶救荒有備
未幾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使其成德
達材以資任用今師儒之官實鮮積學多有草野小
夫賣綠津要初解兔園之冊已廁鸚鵡之羣及受職
泮林狼瑣貪饕要求百故而授業解惑莫措一詞師
範如此雖英材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亦徃徃玩
愒歲年挑闈城關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倖

博一官但厯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
選將恐人材日陋士習日非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論曰古所稱通達國體者其左鼎之謂乎若仕達之
正辭切摩練綱之彈擊不避以居風憲稱其職矣凱
力諫北征煒屢折貴勢所稱邦之司直者非歟至單
華聊胡之屬以下僚賤胥自激忠憤排閭闔而上書
脫輓輅而獻策一時亦頗有濟然則人主苟欲求言
即忠言未有不至者與其使議於野曷若使論於朝
者之爲得哉

博一官但履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
選將恐人材日陋士習日非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論曰古所稱通達國體者其左昂之謂乎若仕達之
正辭切摩練網之彈擊不避以居風憲稱其職矣凱
力諫北征煒屢折貴勢所稱邦之司直者非歟至單
華聊胡之屬以下僚賤胥自激忠憤排閭闔而上書
脫輓輅而獻策一時亦頗有濟然則人主苟欲求言
即忠言未有不至者與其使議於野曷若使論於朝
者之爲得哉

明史卷二第廿十一

列傳七

楊信成

陶成子魯

張驥三洲

王澂

丁瑄柳華

崇文顯

張瑛熊尚初王得仁子一夔

伍子希周

從子希淵

毛吉王駉

孔李時敏

林錦

楊德風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舉於鄉入國學宣
德時除工科給事中彙母營葬募人昇土石必為昇
數百步著獨裁四塔何自苦荅曰葬吾母而專役他
人吾不為也改刑科正統中清軍江西務除宿

弊選奏民隱五事多議行瓦剌將入貢而都城行乞者載途信民請存恤乃收之養濟院八年以尚書王直薦擢廣東左叅議信民清操絕俗爲治務仁厚嘗行視田野訪民間利弊更置之民無不歸心者然性故剛直負意氣不能下人僚友有過輒面折之即一善可錄位雖賤必甄拔不遺按察使郭智居官不法信民與都指揮姚麟等交章劾之智遂下獄除名代智者黃翰行事不異於智而僉事韋廣職專屯田乃營求監試爲奸利信民奏發之時廣考績在京遂下獄而廣亦誣訴信民會信民又劾翰貪淫諸罪由是

翰及信民俱被逮軍民素德信民而惡翰爭死瓦石
投翰舟信民則餽鹽相屬悉謝却之廣人走萬里詣
關下則信民已繫獄乃相與訟其公庶乞留之以安
百姓既而法司鞠實翰廣皆除名復信民唐景帝監
國用子謙薦命守備白羊口而廣東賊黃蕭養圍廣
州急嶺南人在京師者連章乞信民乃以爲右僉都
御史巡撫其地士民聞其來歡呼相慶是時廣州被
圍久將士出戰輒敗因禁民出入樵采路絕而鄉民
避寇來者亦拒不納歸則盡爲賊所殺於是民益愁
苦惡亂歸賊者日衆信民至則開城門發倉廩給民

未，鏃得出入賊至，乃收保民，始有更生之望。信民益厲甲兵，激勸將士招降，鮮散賊勢，漸衰。乃使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蕭養曰：「得揚公一言，死不憾。尅期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皆譴曰：「果揚公也，爭投戈羅拜，有泣下者。」蕭養意亦欲降。會都督董興大軍至，忽中變。夜有大星隕城外，又七日信民暴疾卒。景泰元年三月十二日也。軍民奔走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曰：「揚公死，吾屬無噍類矣。」未幾，興平賊所過村聚，多殺掠。民仰天號曰：「揚公在，豈使吾曹至是哉！」訃聞，特賜葬祭，錄其子玠爲園子生。

已而父老請建祠許之成化中賜謚恭惠父憲從選
人盧從愿請命有司歲以忌日祭之

陶成字孔思鬱林人永樂中舉鄉試除交趾鳳山典
史尚書黃福知其賢命署諒江府教授夷人多化之
秩滿遷山東按察司檢校用薦擢大理評事正統中
出爲浙江僉事成有智畧遇事敢任倭犯桃渚守將
獲罪所司檄成往飭邊務成度倭且復至密布釘板
海淖中倭至艤舟躍上釘銳甚皆洞足背莫能脫自
是無敢犯者秩滿爲守臣奏留進副使處州賊葉宗
留陳鑑胡陶得江等寇蘭谿成督兵擊斬數百人進

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內應前後斬首數百
生擒百餘人招降者三千餘人時賊勢漸衰惟得二
尚在久之勢復熾擁衆來犯先遣其黨十餘輩以敝
縕纒薪佯避賊入城及進攻成出戰而持薪者潛縱
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力戰不支遂被害都指揮僉
事崔源亦戰死時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贈成左叅
政錄其子魯爲八品官蘭谿人立祠祀之魯字自強
蔭授新會丞時甫弱冠知縣王重器之勉之學問魯
因執弟子禮厚自奮每晨必侍重講授經史大義然
後視事久之重卒魯喪之若父資其二子以歸魯是

時廣西徭賊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
香山順德間土寇蜂起新會無賴子群聚應之魯單
騎曉譬禍福招令復業而召父老語之曰賊氣吞吾
城旦夕且陷若輩能率子弟從捍禦乎皆曰諾乃築
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環城建郭掘濠
布鐵蒺藜刺竹於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天
順七年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
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成化二年從征大藤峽有
功帝從總督韓雍請擢爲僉事崑崙治新會陽江陽春
灑永新興諸縣兵其冬會叅將王瑛破劇賊廖婆保

等於欽化二州大獲壘書嘉勞明年賊首黃公漢等
猖獗魯偕叅將晏鑑等連破之思思潯州未幾賊陷
石康執知縣羅紳魯復偕鑑追擊至六菊山敗之魯
以兩廣寇盜不息奏請建總制府於梧州遂爲永制
又以宋陸秀夫張世傑盡節崕山未有廟祀特爲建
祠請祠額於朝詔賜名大忠秩滿課最進副使兵部
尚書余子俊奏其撫輯勞費銀幣魯治兵久賊剽掠
兩粵大者會勦小者耑征所向奏捷賊警之次骨於
是刼其鬱林故居焚誥命發先塋戕其族黨魯聞大
慟以其事聞詔徙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奮

志討賊二十年以征荔浦獨功增俸一級又九載課
最進湖廣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鬱林陸川賊黃公
定胡公明等爲亂魯與叅將歐磐分五路進討大破
之毀賊巢一百三十弘治四年總督秦紘遣平德慶
猶進湖廣右布政使仍治兩廣兵魯上言身居兩廣
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
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十
一年總督鄧廷瓚請官其子俾統魯所募健卒備征
討乃授其子荆民錦衣百戶是年魯卒荆民復陳父
功遂進副千戶世襲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擊

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先以
版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叅伍
用之故常得勝笑而機不洩當羽書狎至戎裝宿戒
聲色不動審賊饑懈時從容游覽飲燕忽潛身出城
則健兒已林立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
不見其出以故賊雖善偵終不能得要領歷官四十
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凡斬馘二萬一千
四百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七千有
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然魯將兵不專尚武嘗言寇
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故每平賊率置縣建

學以興教化敬禮名儒陳獻章嘗造廬受教以是施
之政事皆合人心至嘉靖初魯沒三十載矣新會人
猶思其德頌於朝賜祠祀之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宣德初
授御史驥廉介有爲出按江西風儀峻肅慮囚福建
平反及千人刑部缺尚書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
者吏部尚書王直等以侍郎王質鄭埜郎中劉廣衡
及驥應詔帝雖用質而心以驥爲賢居數月大理少
卿薛瑄等下獄遂命與給事中廖莊同署寺事亡何
即擢驥爲右寺丞正統十年巡撫山東先是濟南諸

州縣設撫民官專撫流民所在反爲民擾驥奏罷之
山東之俗遇旱輒伐初墓塚墓殘其肢體以爲旱所
由致名曰打旱骨棒以驥言得禁絕爲巡撫二年招
流亡振困赦去奸宄事有不便輒奏請除之還朝進
右少卿未幾濟寧至淮揚歲惡民饑命驥巡視驥設
策捕蝗停不急務蠲逋發廩振業貧民賴以濟十
三年命巡撫浙江初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陳鑑胡
素以盜礦爲業七年始爲亂後流入福安詔擢刑部
主事三淵爲福建叅議往治之淵率衆禦賊被執罵
賊死賊勢張甚及鄧茂七反福建宗留已僞稱王偕

鑑胡徃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之境忝議耿定僉
事王晟敗沒於麗水都指揮吳剛禦之建陽被殺都
督陳榮與戰玉山軍敗殲焉指揮龔禮亦覆軍遂昌
而遂昌賊蘓牙俞伯通剽掠蘭溪與相應賊衆日繁
遠近震動驥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撫定其餘
黨而宗留鑑胡以酒色故相角鑑胡遂殺宗留自稱
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帥攻圍處州分遣
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官
軍屢敗已而茂七死大兵又漸集鑑胡始懼驥乃命
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

胡遂偕其黨六十餘人出降還所掠人口無算惟陶
得二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時十四年四月
也鑑胡等既至京法司奏先有詔首惡不赦請論如
法命宥死繫詔獄後遇赦釋充留守衛軍也先入犯
鑑胡乘間亡逸中途被獲伏誅驥既招降鑑胡而賊
首僞大王蘇記養等寇掠金華亦爲官軍所獲賊勢
益衰其秋景帝嗣位召驥還道卒驥駁歷所至咸有
建樹山東兩浙民久而追慕之淵奉化人定和州人
晟鄆城人淵晟皆進士定起薦辟皆贈官有差錄其
一子宗留嘗犯饒州都御史張楷撤永豐知縣鄧顯

禦之兵潰或勸之走顯不可遂見執不屈死詔爲營
葬顯樂昌人亦進士

丁瑄不知何許人正統間爲御史十三年福建多盜
命御史柳華往捕之華令村聚皆置更樓編民爲甲
擇其豪爲長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徼沙縣佃人鄧茂
七素無賴既爲甲長益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
租外例餽獻田主茂七始倡其黨華之又不肯就輸
租令自運致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
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
數甚烈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大肆剽畧僞稱剽

平王設官屬黨衆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
及指揮彭壘等先後被殺時福建叅政交趾人宋彰
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使因驗戶徵之民間貧者不能
堪益相率從茂七爲盜東南騷動茂七攻圍延平刷
卷御史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賞死免三年徭役即
解散爲良民海以聞命瑄往視相機招討而即日命
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以大軍繼其後瑄既至先
令人賫勅往撫茂七恃衆盛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圍
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令延平
通判倪冕等率衆先據要害待之而身與都指揮雍

莖等邀其歸路賊鼓衆登山官軍木石交下賊敗走
莖等邀擊斬首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岩明年二月
瑄令人誘賊復攻延平而身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太
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俘戮無算招
脅從復業未幾復破擒其黨林子得等尤溪賊首鄭
永祖復率衆四千人攻延平瑄偕莖等邀擊擒之斬
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措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寧
頻不進日置酒賦詩爲樂既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
攘其功瑄被脅亦依違具奏而福不能平愬之有詔
責瑄瑄具陳狀措等皆獲罪瑄以有功不問功亦竟

不錄時茂七雖死其從子伯孫等勢復熾朝廷更遣
陳懋等以大軍來討瑄乃還朝景泰初出爲廣東副
使卒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爲民患將帥率玩寇
而文吏屬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有張瑛王得
仁之屬而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會遂昌賊蘇才於
蘭溪處州知府張佑擊敗賊衆禽斬至千餘人於是
帝降勅數詰讓諸將帥都指揮鄧安等因言前御史
柳華實召亂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遂命逮華華
已出爲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詔籍其家男戍邊婦
女沒入浣衣局而御史汪澄柴文顯亦以是得罪初

澄巡按福建以茂七作亂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兵部因劾澄失機而福建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具下吏獄成詔磔文顯籍其家澄棄市而彰及按察使方冊等十人俱坐斬遇赦謫驛丞天順初復官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爲過澄文顯罪不至死一時武將不能滅賊顧歸罪文吏華文顯至與叛逆同科天下皆惡振之橫而咎英宗失刑云華吳縣人文顯浙江建德人澄仁和人皆進士

澄之被刑也戒其子毋讀書取科第後子諧、箎、孫舉
賜皆登進士諧禮部侍郎箎知縣舉太常卿賜副使
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除
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正統時擢建寧知府時鄧茂七
作亂瑛爲守禦計甚備十三年賊二千餘人迫城結
砦四出剽掠瑛率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
分三路乘霧襲之斬首五百餘遂拔其砦事聞進瑛
右叅政仍知府事烈亦遷主簿明年茂七既誅其黨
林拾得等復轉掠至城下瑛與從父敬整軍禦之賊
敗瑛等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戰沒瑛被執說之降大

罵不屈死詔贈福建按察使賜祭官其子熙羅田主簿弘治中建寧知府劉瑛請於朝命有司立祠歲於亡日致饗同時有熊尚初者南昌人初爲吏以才擢都察院都事進經歷正統中用都御史陳鎰薦遷泉州知府盜起上官檄尚初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已而賊擁衆逼城下守將不敢禦尚初憤提民兵數百與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弘分統之拒賊於古陵坡兵敗尚初被執與孟常仕弘皆遇害郡人哀之爲配享忠臣廟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本謝姓父避讐外家因

冒王氏得仁五歲喪母哀號如成人初爲衛吏以才薦授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秩滿當遷軍民數千人乞留詔增秩再任居三年推官缺英宗從軍民請就令遷擢數辨冤獄却餽遺抑鎮守內臣苛索政績益著鄧茂七黨陳政景糾清流賊藍得隆等來攻城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復潛遣人邀其歸路擒政景等八十四人餘賊驚潰將議入山搜賊得仁恐民避賊者濫得禍議下令招撫將士獲被難民三百人盡誣爲賊得仁從容辨折皆釋之都指揮馬雄得軍民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

請焚其籍賊復寇寧化率兵往援斬首甚衆民吳彥
勝等數百人自拔來歸會賊復聚將樂令彥勝以計
誘擒賊渠鄧受楊受生等賊勢益衰將率兵直搗其
巢忽患疾彥勝等籲天祈代死衆欲與歸就醫得仁
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召諭將吏戮
力平賊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冬也軍民哀慟暨喪還
哭奠者道路相屬多繪像祀之天順末吏民乞建祠
有司爲請詔如廣東楊信民故事春秋致祭子一夔
天順四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進左諭德成化七年
彥星見應詔陳五事請正宮闡親大臣開言路慎刑

獄戒妄費語極剴摯被告切責累遷工部尚書帝信
梁芳言復建大永昌寺命一夔督之一夔以疾予假
猶強起督工竟卒贈太子少保正德中謚文莊
伍驥字德良安福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為人莊
重寡言笑見義敢爲天順七年巡按福建先是上抗
賊起都指揮僉事汶上丁泉善捍禦賊屢攻城皆爲
所却已而賊勢轉熾驥入境聞之立馳入汀州調兵
應援兵既四集驥單騎徑詣賊壘賊見御史猝至皆
擐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賊見其至誠感悟
泣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戶驥給以牛種俾復故業惟

賊首李宗政爲固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破之泉力
戰爲賊所害驥乃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
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犯瘴癘
遂成疾班師至上杭卒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
數千人爭出財立祠成化中知縣蕭宏請載諸祀典
詔與泉並祀賜祠名褒忠驥子希閔從子希淵希濟
皆進士希閔歷官福建僉事兩平上杭寇民德之樹
祀驥祠希淵廣西布政使希濟黃州推官希淵子符
亦舉進士歷寧波知府有善政歲旱令民下海捕魚
量舟夫小入粟賑濟巡海副使張鸞惡令非已出劫

符違禁下巡按御史覈之部民恐失符相率赴愬御
史以聞詔免罪再遷四川右布政使通松潘道築垣
墻五十里改福建左布政使鎮守中官羅鶯貪橫假
修城檄取銀三千兩符僅予六之一鶯大恨會符遷
光祿卿將行鶯嗾軍士索月餉譴諫爲變執符子寤
辱之鶯復爲解散而上疏歸罪於符時符已遷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未之任即家逮下詔獄踰年夤緣復
職改撫保定諸府其秋武宗南征駐蹕保定張宴於
府聽事符侍宴帝知其善飲與爲藏闈之戲符偶勝
帝不懌投闈於地令符拾之罰以數大觥符頽然帝

乃大突世宗立罷歸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刑部廣東司
主事司轄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以片紙入奏
即獲罪公卿大臣咸惴恐於是公行請屬狎侮官司
即以罪下刑部者亦莫敢播捷吉獨執法不撓有犯
必重懲之其長門達怙寵肆虐氣焰熾灼百官道遇
率避焉吉獨舉鞭拱手而過達怒甚日伺其過一日
吉以疾失朝下錦衣獄達大喜簡健卒用巨挺撈之
肉潰見骨幸不死而吉執操愈堅天順五年擢廣東
僉事分巡惠潮二府痛抑豪右武斷蕪并之弊民大

悅及期當代相率保留之程鄉賊楊輝者故劇賊羅
劉寧黨也已撫復叛與其黨曾玉謝瑩分據寶龍石
坑諸洞烏聲援陷江西安遠剽廣東興寧長樂龍川
及福建上杭武平諸縣遠近震動已而欲攻程鄉吉
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將之直抵賊巢
先破石坑斬玉次及瑩馘之復生擒輝諸洞悉破凡
俘斬千四百人捷聞憲宗進吉副使璽書嘉勞移巡
高雷廉三府時民遭賊躡數百里間無烟火諸將悉
閉城自守或以賊告反被捷有自賊中逸歸者輒誣
以通賊撲殺之吉不勝憤毅然以平賊爲己任按部

雷州見海康知縣王麒者雲南太和人也日以義激
其民賊至輒奮擊吉壯其勇節獎勵之適報賊掠柳
聚吉即與麒各率所部直抵賊所擊敗之斬首百餘
級獲被掠人畜無算吉薦麒於朝遷雷州通判未聞
命戰死贈同知蔭其子爲國子生成化元年二月新
會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軍萬人
至火礮與賊遇破之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
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期黎明進兵會陰晦衆
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
衆斃取財物賊復馳下刺殺百戶軍士從營門擁出

賊追之與華遇命魯往援魯不赴華馬躡賊所
殺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止軍不得從吏勸吉姑避
吉慷慨曰吾誓不與賊俱生今衆多殺傷而我獨生
全可乎若去毋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吉吉
且罵且戰手劍一人斷其臂力絀遂被害是日雷雨
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屍貌如生事聞贈
察使錄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士終雲南副使方
吉出軍時費千金充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冰已兩料
之三吉既死文竊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持贖
治喪是夜僕婦慙出坐中堂作吉語顧左右曰請慶

憲是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憂頓頓至經詳言知
信受國恩不棄死於賊圍無憾今棄文所遺官銀此
付店家雖無文簿可考詰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
污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君死時年
四十四後賜諡忠襄

孔鏞字韶文長洲人父友諒自有傳鏞少孤力學督
學御史孫鼎置教本籍驗諸生德行首列鏞名用是
益刻厲登景泰五年進士爲都昌知縣分戶九等以
定役設倉庫次便收斂民甚賴之以弟銘尚寧府知
府職如連山鄰境獠獍時出沒民患分寬鏞訪民所

在時從搆之望魁皆驚走既而炊飯民會留錢贖其
直民乃漸親鑄相率還鑄慰勞賑恤俾復故業教以
耕織戰守道路漸通縣治遂復葉盛征廣西以鑄從
浙至招徠賊多降附諸將妄殺者鑄輒力爭多所全
活咸化元年用盛等薦擢高州試知府先是鄉民挈
家避徭賊赴城知府劉海閉不納還則戍於賊間有
入者海輒繫之徵其夙負城外積屍數里犬食之而
肥海自殺犬啖之時語曰城中人食犬城外犬食人
海又疑民陰爲賊用妄加戮害蔓延戚黨賊緣是激
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遂陷鑄至開門納來者加意撫

摩爲義塚瘞暴骸及民疫死者自是流亡且歸城不
能容別築城東北居焉時賊屯境內者凡十餘部而
鄧公長馮曉爲之魁公長屯茅峒去城僅十里曉屯
化州皆屢招不從鏞一日屏騎從以羸卒四人控轡
出城直抵茅峒道遇賊徒告曰我新太守也爾當導
行漸入箬間卒二人逸去公長驟聞知府至不知所
爲亟呼其黨探甲出迎鏞至下馬入坐庭中公長見
鏞坦易從者止二人與其徒皆弛甲羅拜鏞使前諭
曰我知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動欲兵汝我今
奉命爲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送我歸資汝粟帛不

信州殺我大將卽至無留種矣公長猶豫其黨感悟
皆泣下鑪曰餒矣當食我公長爲跪止酒饌既食曰
卽且暮當止宿夜解衣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將返
爲長遣數十騎送之道傍見裸而縣於樹者系系詢
之皆諸生也言於公長而釋之既隨城下城中人大
驚謂太守見執來給降也盡登陴鑪止騎城外獨與
羸卒入城取穀帛使載歸公長益感泣遂焚其巢率
嚙數千人來降公長既降諸賊次第納款獨曉恃險
未服鑪選死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曉不意兵匝倉
臺走匿獲其妻子以歸撫恤甚厚曉亦以其黨五百

人降已與僉事陶魯敗賊廖婆保他賊犯境者先後
多敗去境內大定上官交章論薦五年擢按察副使
分巡高雷二府鑄益招徠劇賊梁定侯大六鄧辛酉
等處之內地分田與耕遂爲官備他盜廣西賊犯信
宜岑溪諸縣皆擊敗之治績聞賜誥命旌異遭喪服
除改廣西徭獍聞鑄名相率遠遁十四年兵部上其
績輯功資銀幣尋進按察使荔浦賊來寇總督朱英
以兵屬鑄賊聞驚曰此故高州孔副使耶亟遁走鑄
追擊平之進食二品祿已遷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
御史撫貴州清平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其養子

阿通有勇力橫行諸部中守臣皆納溪賂驕不可制
鑄以問中官及守帥皆爲溪解鑄乃行部至清平聞
指揮王通曉大義優禮之詢以時事通條對甚悉獨
不及溪鑄曰此中事阿溪爲大若不言何也通默然
鑄曰吾以若能辦吾事今庸人耳通曰公毋以溪爲
也通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將損威而
逼且赤族矣鑄固問通乃言溪所昵者指揮王魯總
旗陳瑞公必欲致溪先得此二人溪乃可圖也翼日
鑄大會將校曰吾欲擇一人堪巡徼者因熟視魯總
可衆出會獨留鑄謂魯總曰汝何得與賊通魯大驚辨

不飽鑄曰阿溪歲賂上官皆汝導之不服斬矣曾即
頭謝鑄曰吾於黃汝欲取溪計安出曾曰溪不易數
也願更得陳瑞謀之鑄曰汝爲我呼入瑞入鑄詰之
瑞股栗屢額曾曾曰都堂已知之矣第當盡力耳二
人卒以許搶溪刺磔之境上群蠻震懾有鷄荷苗特
驗爲亂鑄亦討平焉鑄居官廉先自廣東還僕私携
許英名旣至舟見之怒而投之水中歷仕三十餘年
皆在邊陲羈瘁成疾疏乞骸骨不許弘治二年召爲
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卒時日正中忽白氣自
巔垂再貫輿者大星熒熒然人皆異之曰爲孔鑄星

同時有拜樂李時敏者爲信宜知縣亦以才武稱嘗
與鏞共平搖亂以功遷知化州粵人並稱孔李
林錦字彥章連江人景泰初由鄉貢授合浦訓導時
猖寇充斥內外無備錦條具方畧悉中機宜巡撫葉
盛異之檄署靈山縣事時城毀於賊錦因形便爲柵
以守廣設戰具賊不敢逼滿秩去官民曰公去賊復
至誰當禦者悉逃之由盛以狀聞詔即以錦爲知縣
馳驛之官民間之復來歸適歲饑諸徭益肆剽掠無
虛日錦單騎詣壘譬以禍福徭感悟附縣二十五鄉
咸聽命其不服者則討之天順六年破賊羅永永再

破之黃姜嶺又大破之新莊先後斬首千餘級運所
掠入口賊悉平乃去柵築土城盛及監司屢薦其才
成化改元會廉州爲賊所陷乃以錦爲試知府歲獲
大饑賊四出劫掠錦諭降數千餘人誅梗化者而綏
輯其流移境內悉平四年上官復交薦請改授憲職
冷崇備欽廉群盜乃以爲按察僉事益勤於政十年
賜勅旌異久之進副使錦以所部屢有盜警思爲經
策計乃設團河營於西設新寮營於南而別設洪崖
營以杜諸寇出沒路寇遂屏息念靈山土城不可久
築遂爲壙更五百丈卒爲岩邑十四年兵部上其

撫澤功被發錦前後雖在兵間未嘗不以教化爲務
靈山尚鬼則禁淫祠修學校勸農桑治庶欽皆大飭
學宮振起文教爲人誠寶洞見肺腑搖蠻莫不愛信
其行軍與士卒同甘苦有功輒推以與人以故士多
効死所在祠祀之

論曰士大夫多置武事不講一旦遇有緩急遂惶遽
無所措以致盜賊勢益張而禍且流於天下者往往
然也楊陶諸人皆文墨吏乃能辦賊立功即殞身無
悔而孔鑄林錦子身入賊壘諭降其衆威信感乎邊
疆赤子於是乎有賴焉不然恐流寇之亦不待於

懷宗之世矣